



1985年來香港博物館界所獲最大宗竹刻捐贈 藝術館獲「華萼交輝樓」贈340件藏品

自明清以降，文人竹刻流傳至今不輟，實屬雅事一椿。本地藏家、醫生何孟澈向香港藝術館捐贈「華萼交輝樓」340件藏品，是繼醫生葉義1985年捐獻竹器以來，香港博物館界最大宗的竹刻捐贈。香港藝術館即日起至明年4月7日舉行「竹墨之間——華萼交輝樓藏品捐贈展」，展出藏品中的200組近代竹刻作品、書畫和文物等，以藏家視角出發、配合動態燈光，為觀眾打造恍若置身竹林的觀看體驗。



掃碼睇片

大公報記者 劉 毅

何孟澈今次捐獻給香港藝術館的藏品，涵蓋竹刻、木刻、書畫、拓本及紡織品，當中以近代竹刻為大宗。這也是繼1985年醫生葉義捐贈竹器以來，香港博物館界所獲最大宗的竹刻捐贈。是次展覽選出當中近200組藏品，多由何孟澈親自構思、設計，不少以丹青翰墨為底本，由竹人和木刻家刻鏤於竹木之上，再拓墨成卷、成為竹器，盡顯當代竹人與文人、畫家與藏家之間如竹一般的清雅情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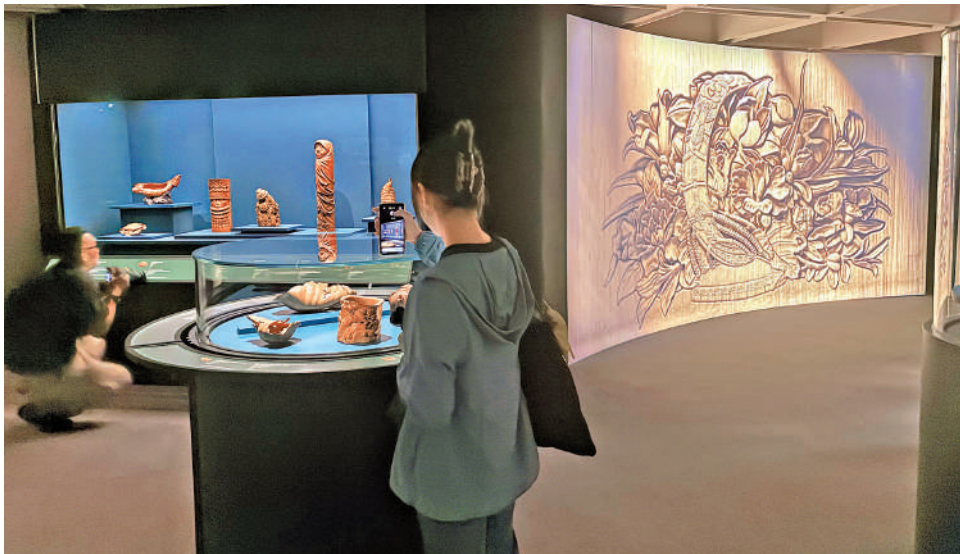
打造沉浸式虛擬竹林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副局長劉震在昨日舉行的展覽開幕儀式上致辭時表示，在竹刻藏品方面，先有1985年獲葉義醫生捐贈200件明清竹刻；40年後的今日，再獲何醫生秉持化私為公的高尚情操，將多年悉心度藏的珍品託付香港藝術館。這批近代竹刻珍品，正好承接館藏明清竹刻的脈絡，填補近代竹刻研究的空白，不但能奠定香港藝術館在竹刻研究與推廣方面的重要地位，讓世界各地的觀眾得以欣賞竹刻藝術的匠心和美學，更彰顯香港藝術館是本地收藏家託付珍藏的理想之所。

何孟澈表示，香港藝術館精益求精，展覽策劃與時俱進，成績有目共睹。藝術館過去曾獲葉義醫生捐贈明清及上世紀竹器，再加上是次捐贈，使館藏竹木雕刻更臻完善，期望此舉能在竹木雕刻藝術的展示、教育與推廣，以及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副局長劉震（右）致送感謝狀予「華萼交輝樓」主人何孟澈醫生（左）。
政府新聞處圖片



▲展廳一角。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重點展品（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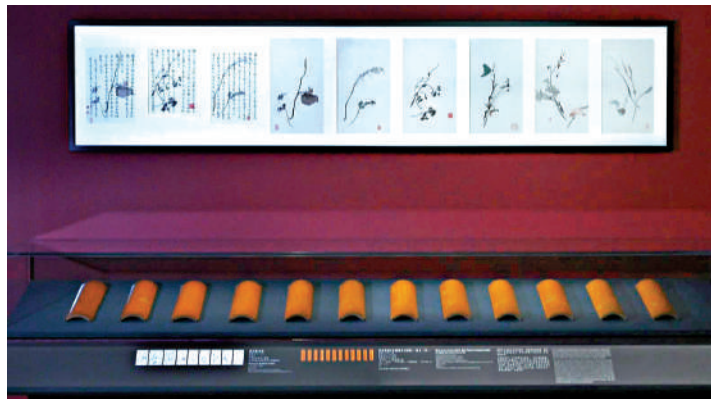
▲竹根圓雕「鶯鶯夜焚香」。政府新聞處圖片

此竹刻取自《西廂記》，製作者藉天然主根的虛實結構，以竹壁刻畫《西廂記》中主人公張生、崔鶯鶯含蓄傳情之態，以竹根中空之特性，呈現人物穿過山石縫隙相互映現，將故事情節壓縮於方寸之間。



▲留青宋人《百花圖》之梅花山茶部分，以留青之法刻於筆筒之上。原畫以白描勾勒花葉，又以墨染，以墨代色，轉為留青之後，僅以竹韻深淺呈現花葉層次，同樣不施顏色，畫面採用通景環繞，畫隨筆筒轉動，呈現如畫卷一般的視覺效果。

此器選取宋人《百花圖》卷首梅花山茶部分，以留青之法刻於筆筒之上。原畫以白描勾勒花葉，又以墨染，以墨代色，轉為留青之後，僅以竹韻深淺呈現花葉層次，同樣不施顏色，畫面採用通景環繞，畫隨筆筒轉動，呈現如畫卷一般的視覺效果。



▲溥儒《秋園雜卉冊》。政府新聞處圖片

溥儒以工筆寫秋日花卉景象，暗喻鄉愁。何孟澈收藏該作之後，將六幀秋卉圖及啟功《落花詩》跋，設計為留青臂擱，僅以竹青之厚薄再現筆墨濃淡。

華萼交輝樓

話你知

何孟澈醫生自1997年起建立私人收藏，名為「華萼交輝樓」。何醫生早年留學海外，因結識學者王世襄而對竹刻產生濃厚興趣。他不僅收藏，更親自鑽研、設計竹刻文玩。其廣納名家翰墨與自家藏品之精華，延請書畫家、竹刻家、木刻家共製文玩，以別樹一幟的方式傳承和弘揚竹刻工藝。

紀大衛分享半世紀音樂傳承心路

【大公報訊】記者顏琨報道：日前，團結香港基金舉辦「我們的香港故事」系列文化對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榮休教授、英國作曲家紀大衛（David Gwilt）以「樂動香江半世紀：音樂傳承與育才」為主題與現場觀眾分享在香港安家、在香港培育音樂人才的故事，並見證古典音樂由香港扎根到揚威國際的變遷。紀大衛表示：「音樂是撫慰靈魂的良藥，訴說著尊嚴與愛，以及人生中真正值得珍視的價值。只要我們保持這份真誠，繼續前瞻前行，我深信香港的文化故事會愈寫愈精彩。」

「香港就是我的家」

紀大衛在主題演講中分享其「以港為家」的半世紀歷程，「1970年我來到香港中文大學時，很快便意識到創立音樂系是一項長遠工程，必須深耕社區。那時無論是誰來到香港，都會情不自禁愛上這座城市。這裏的人和氛圍都太好了，根本不可能離開。過去50年，香港不單是我工作的地方，香港就是我的家。」

談及多年的音樂教學，紀大衛覺得與英國學生的被動相比，香港學生展現出了很強烈的學習熱情。他回憶道，「我看到粵語拼音的名字時感覺很難，但還好最開始報讀的學生並不多。在教學過程中，因為語言交流上有一些阻礙，更多是依靠音樂本身以及肢體語言來溝通，反而令我們的音樂交流更加純粹。」

彼時，學習音樂並非是大眾眼中的首選專業。紀大衛回憶，「為了打破這一偏見，當時有很多公開演出以及媒體報道，令大眾了解音樂家需要具備如同運動員一樣的自控力。隨着電視音樂節目以及公開伴奏的機會，音樂家能夠迅速提升知名度。」此外，政府促成多個文化機構的建立亦是重要的轉折點。他表示，「香港藝術節最初舉辦是為了提振淡季旅遊，經過藝術家的爭取，逐步增加本地內容，成為展示香港藝術家才華的重要平台。」

香港管弦樂團在1974年1月宣布全面職業化，成為香港歷史上首個職業管弦樂團。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亦在1977年正式運作。紀大衛回憶，「在參與樂團的早期建設時，需要說服商界人士理解樂團的發展需要與樂手長期磨合，不能隨意更換樂手。而創立CASH則是培養尊重版權的意識，建立合理的音樂使用付費機制，保護創作權益。」

紀大衛表示，「親眼目睹香港音樂與藝術



▲「樂動香江半世紀：音樂傳承與育才」活動現場。右三為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榮休教授紀大衛。主辦方供圖

▲香港管弦樂團是香港首個職業管弦樂團。港樂圖片

界茁壯成長，令我感到無比自豪。香港管弦樂團由昔日的業餘樂隊，一步步發展至榮獲《留聲機》雜誌『年度管弦樂團』大獎；像沈靖韜等年輕音樂才俊亦屢次揚威國際頂尖比賽。這些成就，全靠數十年來文化基建的累積和大眾的支持，以及對藝術最純粹的熱誠與追求。」在他看來，藝術培養需要時間的沉澱。「音樂教育存在『播種期』，不能急功近利。文化應該與體育獲得同等的重視，被視為打造一個城市文化軟實力的核心。」

談到古典音樂的教學，紀大衛覺得古典樂是跨文化交流的橋樑。「不同背景的人會因為共同的演奏而建立深層信任，像弦樂四重奏更是要求成員間的絕對信任。上世紀70年代時不少音樂機構進入學校，為學生提供樂器學習的機會，也促進了社區的凝聚力。」

「古典樂是跨文化交流橋樑」

深耕古典樂教育多年，紀大衛覺得古典樂

並非嚴肅的音樂。他表示，古典樂90%的內容都充滿樂趣，巴赫、海頓、舒伯特等作曲家的作品中隱藏着大量幽默的元素，拉赫瑪尼諾夫等演奏家在演繹過程中也頗具親和力。因此在教學中，他覺得應該傳遞古典樂的樂趣，打消學生對古典樂的畏難情緒。

被問及香港古典音樂創作的獨特性，紀大衛覺得香港作曲家獨特性在於其廣闊的背景和思維方式，創作的作品融入多元文化背景。他表示，「我曾嘗試學習粵語、吃廣東菜去努力融入本地生活，但依舊能感受到語言和文化深層理解的局限。我認為真正的『香港作曲家』的身份並非是地域來決定的，而是作品所呈現的包容性和多樣性來體現。」被問及給下一代音樂家的建議，他表示，「最核心的一點是『做自己』，要保持創造力和自信，同時要刻苦掌握樂器演奏技藝。在演奏的過程中，將音樂視為一個連續的過程，而不是拼接孤立的音符。」

維梅爾《情書》明年首度來港展出

【大公報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近日宣布，與荷蘭國家博物館將於2027年首度攜手呈獻重量級荷蘭大師傑作特展，在香港展出約百件珍品，包括維梅爾名作《情書》，並帶來大灣區歷來最大規模的倫勃朗作品展藏。

這場重量級展覽將展出前所未見、數量可觀的17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的頂尖巨作，展現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大師風采，包括維梅爾的存世畫作僅約35幅。他最珍貴的作品之一《情書》將首度於香港展出；亦呈獻大灣區歷來展出數量最多的倫勃朗傑作，以及象徵全球貿易精髓且彌足珍貴的歷史文物。

展覽萃取自荷蘭國家博物館享譽全球的頂尖館藏，涵蓋約100件繪畫、船模、陶瓷、金工、紡織品、版畫及素描，並輔以多媒體裝置，展示歷史上荷蘭共和國與中國之間在藝術、貿易及外交方面的交流盛況。除展覽外，兩館亦將透過共同研究及教育項目，展開長期合作。

此份與荷蘭國家博物館簽署的合作備忘錄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與國際文化機構達成的第20份合作協議。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表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立足於世界文化交匯的國際大都會，致力推廣中國文化藝術，並透過多元展覽、學術研究及教育項目，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自2022年開幕以來，已與中國內地、亞洲其他國家、歐洲及全球20間世界級機構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荷蘭國家博物館館長塔科·迪比茨表示，樂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與荷蘭國家博物館展開此次文化交流，讓香港觀眾借此領略荷蘭的歷史底蘊。



▲17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畫家維梅爾的《情書》明年將首次在香港展出。
荷蘭國家博物館圖片